

《安徽大學學報》特輯

人主體性文學

一九八六年 合肥



目 录

编者的话	(1)
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	刘再复 (19)
论文学的主体性	刘再复 (30)
文艺学方法论问题	陈 涌 (97)
关于文学的主体性和文艺学方法论的争鸣	翼 梓 (121)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	王若水 (133)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周 杨 (155)
为人道主义辩护	若 水 (162)
论“文学是人学”	钱谷融 (179)
新时期文学的突破和深化	刘再复 (228)
人道主义是判断进步艺术	
的标准	H · A · 德米特里耶娃 (211)
符号：人的本性之提示	恩斯特 · 卡西尔 (249)
存在主义及其“人的哲学”	H · L · 鲍列夫 (254)
文学与心理学	里恩 · 艾德尔 (269)
弗洛伊德与文学	莱昂内尔 · 特里林 (288)
创作家与白日梦	S · 弗洛伊德 (313)
集体无意识和原型	卡尔 · 古斯塔夫 · 荣格 (324)
异化和西方文学	恩 · H · 维利科夫斯基 (335)
编后记	(353)

编者的话

历史老人让无产阶级自己开了自己的玩笑：在现代革命的过程中，在思想意识形态和文艺理论方面，常常把许多原本应属于自己的美好东西，硬是奉送给资产阶级：讲美、讲爱，是资产阶级情调；讲人情、人性、人道、平等、自由，是资产阶级思想；讲文学是人的文学、是人学，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讲作家要有主观战斗精神，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现在，刘再复同志讲文学的主体性，又有人说是非马克思主义……等等。无产阶级不讲爱、不讲美、不讲人情、人道，不讲自由、平等，不讲主观、主体，凡是资产阶级讲过的都不讲或不许讲。这样，留给自己的除了阶级、阶级斗争、独断论和机械的政治、经济决定论，几乎是一无所有了。大智大勇的、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要解放自己和全人类，而且要在思想理论上解放自己和全人类。在文艺科学中应该而且必须把文学从政治附庸中解放出来，把文学家从工具王国中解放出来，还文学以审美本质，给作家、读者、文学批评家以人的主体性地位。刘再复同志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就是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展开他的理论思维，构筑起文学的主体性的理论框架的。为了有利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我们特选编了这份资料，以供文艺界同人参考。

一、文学是人的个性学和情感学

历史发展到光辉灿烂的今天，随着人自身主体性意识的

增强和觉醒，人们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社会除了揭示社会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有了探求自然界无机和有机物质奥秘的科学技术，有了维护和医治人自身生命的医学，为什么还需要文学呢？对于这个问题，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有无数哲人和文学理论家、作家在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从人本主义出发，认为人是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文学的使命有别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科学技术、医学等等的是人性和人道。但是，教条主义，机械决定论和庸俗的社会学却把这些研究成果统统奉送给资产阶级，并加以严格的排斥和全面的否定，并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取而代之。但观念的代替改变不了文学自身存在的事实。文学的着眼点依旧是人，人的个性和感情，它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的丰富复杂的个性和情感的具体描写，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及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是通过商品和商品交换，揭开剩余价值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话，自然科学是通过分析实验揭开物质的分子构成及其运动规律的话，那么文学就是通过对人的丰富复杂的个性和情感的具体描写，来揭示社会的本质面貌。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了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技术的同时还需要有文学的根本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可以把文学称之为人的个性学和情感学。

但是令人迷惑不解的是，社会发展到今天，科学发展到现在的信息和电子时代，反而出现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忽视和蔑视。马克思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人是具有理性思维的会制造并使用工具的高级动物；毛泽东同志也说，人是世间第一最可贵的。但是在实践上我们却不重视人，不尊重人，不把人当作人。在理论界定上，人究竟为何物，人在文

化和文学创造中的主体性地位是什么，至令还处于理论的盲目状态。西方的研究成果向我们宣示：“人只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的本质是永远处在制作之中的，它只存在于人不断创造文化的辛勤劳作之中。因此，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创造性活动。”②恩斯特·卡西尔说，“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园周。语言、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园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①既然人的本质或人的本性是人的无限的劳作和创造性的活动，文学艺术的创制也应是人的“有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人的主体性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研究文学首先就要从作为文学描写的对象——人物在社会实践中的心理机制，亦即人物的个性特征，精神世界，思想情感等等入手。这样就把“人性”的园周的文学艺术这一扇面，和语言、宗教、科学、历史等扇面区别开来了。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不是把存在和意识、物质和精神，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颠倒了吗？不。如果不是把宇宙、客观现实抽象化，是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因为作家描写的宇宙（客观现实）包括人和人的行为，观念和情感，物质和事件，以及超感觉的实体。而人和人的行为、观念和情感是因人而异的，文学所描写的正是这种“异”，即每个人的丰富复杂的个性和思想情感。因为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和个性而行为，而是行为表现性格和个性。人物的个性是思想情感的载体，或叫情感的外在形态，只要写出丰富复杂的个性，即便

是情感大体相似，但由于时空的变更，而“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③那么，人物个性就不会停留在一个层面上。例如同样是追求婚姻恋爱自由，表现个性解放的思想情感的作品，人物个性和思想情感是不尽相同的。《诗经》中的《关雎》是歌唱一个贵族爱上一个美丽姑娘，最后结成美满姻缘，诗中所表现的情感是达观、轻快、如意的；汉乐府《焦仲卿妻》通过刘兰芝和焦仲卿这对相爱的夫妻在其婆母的威迫之下造成的爱情悲剧，表现了他（她）们渴望婚姻自由的愿望和反抗封建的思想意识。元杂剧《西厢记》所反映的是崔莺莺和张生倾心相爱，经过同崔母斗争终成眷属，结成了才子佳人的美满姻缘，表现了崔莺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精神。此外，象关汉卿《望江亭》中的寡妇谭记儿，白朴《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等等，这类专以描写爱情的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不胜枚举的，从思想内容说都是追求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阻挠和破坏，但是因为时间和空间的不同每一部〈篇〉作品的人物都是各各不同的，各有各的个性，各有表现或渲泄自己情感的独特方式，都是文学形象长廊中的“这一个”。如果说世上没有一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那么在文学作品中没有一个个性完全相同的人物形象。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个性和情感的这种各各相异的现象，正是由现实生活中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各各不同所决定的。因为人是处在无限的劳作和创造性活动之中，而个性正是在这种无限活动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个性是个人社会化的产物，是社会集聚的结果。高尔基说过：“任何个性都是社会集聚的结果。它总是仿佛凸出在集体前面，——可以说，好象是头足类动物的触角一样。它的心理力量的根源总是集体。集体组成的越紧

密，集体认识自己的利益愈清楚，——那么它的组成分子的特性就愈明显，它的个性就愈鲜明。”④高尔基所说的集体，据我们的理解，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或是一定社会的群体，或是阶级社会的阶级，阶层、集团，如奴隶、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奴隶主、贵族、地主、资产阶级等等。每一个集体或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每个集体或群体对自己的利益认识愈清楚，自觉，那么这个集体或群体中的个人的个性所烙的群体印记就愈鲜明。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所谓个性，是指一个人在他内在生理素质的基础上，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社会生活的实践锻炼与陶冶，逐步形成的观念、态度、气质与习惯等，它是一个人比较稳定的生理、心理素质和社会行为特征的总和。”⑤文学的认识作用和审美特性，就是通过对人的个性和情感的生动具体的描写来实现的，是通过一个个活的人的行为和情感来体认社会的存在的。悲剧、喜剧、崇高、滑稽、美善、丑、恶都是通过丰富的个性和复杂情感表现出来的。因此，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必须从机械本质论和机械决定论中解脱出来，忠实于实践主体的人的个性和情感描写，尊重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不把自己笔下的人物当傀儡和观念的传声筒。这样，他就能写出堂·吉珂德、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诸葛亮、曹操、宋江、李逵、贾宝玉、林黛玉，阿Q、祥林嫂……等等，这类风彩纷呈，个性各异，情感炽烈的人物形象。没有个性就没有人物形象，更谈不上典型形象。文学创作的本质就在于发现生活中富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和深沉的思想情感，创造出具有丰富而复杂的个性。叙事性的文学作品没有鲜明的人物个性，就失去了情感的载体；抒情性的文学作品没有丰富而强烈的情感，所状写的景物就毫无审美价值。因此，

文学要回复到自身，首先要把文学理论的基石从直观反映论和机械决定论转移到主体论上面来，以人作为文学研究的思维中心，把人物的个性和情感视为文学的主要特质，把人和人的情感作为审视社会、历史和整体文化的视点和符号。因为独特而有限的人物个性可以使人们看到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从而既能看出人物所处社会的这一面样子，又能看出人物所处的社会的那一面样子。

由此可见，文学应回复到自身，归根结底是不要忘掉人，人性和人道主义。这当然不是简单重复前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哲人和文艺家所倡导抽象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而是要提到更高的层次，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层次。社会主义应该比资产阶级更懂得怎样对待人，应该以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和彻底铲除阻碍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各种腐朽势力的大无畏气概，尊重人和人的人格及其自由意志，使“人的本质力量，人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发挥和实现”⑥使“个性的全面发展代替旧的分工制度下的片面发展”⑦。社会主义文学应该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崇高任务。

二、文学主体性的历史足迹

文学的主体性理论命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是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是文学观念从蒙昧到清醒，从盲目走向自觉的一种表现。这中间走过一段漫长的艰难曲折的历程，给我们留下了带血的足迹。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人与文学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最早提出“人的文学”口号的是周作人。他在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的文章，批判了中

国古代的非人文学对正常人性健康发展的妨碍，提出了自己的“人的文学”的主张。他说：“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现，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中国讲到这类问题都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孩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重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又说：“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他还批判了中国古代把人的灵与肉分裂的二元论和抑欲伸灵的苦行主义、禁欲主义等妨碍人性健康发展的观念。他批判说：“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于在发展这种神性。其手段便在于灭了体质以救灵魂。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一方面却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因此，他认为文学应该是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种文学观念，显然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的产物，但在当时来说却是一种反对封建文学观的新见解，得到了好些人的响应。不过他在抨击中国古代的非人文学时，走向了全盘否定中国古代文学的虚无主义的极端，把《西游记》、《水浒传》等优秀古典作品也视为“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和平”的“非人文学”，这就不足取了。

一九二〇年，康白情发表了《新海底见我》一文，根据“人的文学”观点，认为新诗创作应“完成我们的人格”，诗人应为具有“高尚的人格”而“作人格底修养”，“发展一个绝对的人性”。③

一九三〇年《文艺月刊》创刊号的发刊词认为“文艺是人性自发的最天真的冲动”，“文艺家是时代的预言者，是灵魂的冒险者，他具有纯洁无私的热忱，超越一切的敏锐感觉，透视一切的犀利的目光，热烈的丰富的情绪和想象；他能深刻的了解到自己的痛苦，同时又是最沉挚的怜悯社会的沉沦；他有希求社会向上的一颗热烈的心，……文艺家自有其独立不移的真实的人性，文艺所要求的，是忠于人性的描写，文艺家的修养，就在如何发挥真实的人性，文艺家的责任，就在于如何可以把真实的人性用纯粹的艺术方式表达出来”。这种对真实人性的重视，在相当一批文化人中一直没有间断过，他们总认为文学只要是文学，就不应无视对人性、人道主义的重视，因为文学毕竟是不等于政治，文学所要表现的内容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人的个性和人的情感。抗战以后，徐中玉先生曾撰文论述道：“人首先是一个人，因此他首先有人性，或首先须有人性，然后他是一个民族的一分子，于是有了民族性……文学作品的民族性与国际性亦就以作品中表现的人性为根基。凡是愈人性的作品，也就是愈民族性的，同时也就是愈国际性的。”④他们在论述文学的本质时总是把文学作品中的作为视点，不是空泛地，概念地谈论民族性、阶级性。因为阶级性也是人性的一种表现。

在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上这种“人的文学”、文学为人生，为人民群众、关心和描写民众疾苦和民族的疾苦，呼吁个性解放，揭露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抑和迫害中国人民大众个

性正常发展的罪恶的文学思潮，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革命人道主义的高扬，是文学中对人的发现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表现。这种发展不只是表现在对描写对象——作品中的人物的主体性的肯定和强调上，而且还扩展到对作家这个创作主体的重视和强调。文学上这种对人的发现，对人性、人道主义精神的肯定和强调，一开始就受打击，被判为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的工具论和从属论，把文学创作的特殊精神劳动降低为对革命政治的图解和演绎，或视为形象化的宣传，作家的主体性地位，即独立的人格，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完全服从于政治，很少有列宁所说的“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⑩。虽然从当时的革命斗争需要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其中和苏联的拉普派、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极左思潮影响是分不开的。文艺思想上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导致了文学主体的失落，不仅作家、批评家的主体性因此失落，而且文学作品中的的人物的主体性也因此失落，人物成了作家的玩偶和观念的传声筒，使文学失去了自身。于是自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出现了冯雪峰、胡风等人为代表的作家“主观战斗精神”论和“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彼此融合”论。冯雪峰提出，作家“个人的艺术才能的神圣不可侵犯”，要有“人道主义同情”；作家要有“强大的主观力”和燃烧的“主观战斗精神”，认为“艺术家的热血的心是一个母亲的子宫，同时又是一个宇宙，一个世界，一个社会和一个战场”。这些提法和论述，显然是对作家的主体性肯定，是“五四”时期关于“人的文学”的思想的深化。胡风对作家的主体精神谈得更多，更系统。他针对当时一些作家被政治号召而沉醉，“觉得个人的主观精神性格再也没有什

么特殊的意义”的情况，提出了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彼此融合论，他认为“政治号召应该通过他（作家）底主观的认识或主观的溶合而取得更深广的内容，更丰富的生命。”“生活事件应该通过他（作家）底主观的追求或主观的提高而取得深广的内容，更有思想力的生命。在客观精神底这样泛滥里面，很难看到文艺家自己，很难看到文艺家自己的精神力量。”“如果这两种精神不是分离的，而是彼此融合，彼此渗透，一定能够产生真正的艺术生命，”⑪这里所说的“客观精神”指的就是政治号召或政治本身。在胡风看来，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主观精神和力量（实际上就是作家的主体性地位），只是沉醉和激动在政治号召之中，或只是根据政治要求去创作（实际上是图解生活），就会失去作家的主体性和主体的精神力量。就会使作家的主体性地位降到工具的地位，这对文艺创作是不利的。因此，胡风主张作家要有主观战斗精神和人格力量，并要高扬这种主观战斗精神。这样，文艺家就能看到自己和自己的精神力量。冯雪峰、胡风的这些理论观点，实际上从对人的发现开始升华到文学的主体性的高度，但是尚未系统化，还处于理论的半觉醒阶段。遗憾的是冯雪峰、胡风的这些理论观点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被当作异端邪说打了下去。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九五七年，钱谷融先生又再一次呼唤文学的人道主义，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理论，试图冲破机械决定论和庸俗社会学对文学的禁锢，挡住愈来愈烈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潮头。显示了一个文学理论家对文学、对文艺理论的忠诚和执着。他认为古今文学都是描写人的，人的个性、人的命运和情感的，优秀的具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无不体现着人道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理

想。他说：

“人道主义的内容……有一点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把人当作人。把人当作人，对自己来说，那意味着要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对别人来说，又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要相互承认互相尊重。所以，所谓人道主义精神，在积极方面说，就是要争取自由，争取平等，争取民主。在消极方面说，就是要反对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现象；就是要反对不把劳动人民当作人的专制与奴役制度。几千年来，人民一直是为着这种理想……而斗争的。而古今中外的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人民的这种理想和斗争的最鲜明，最充分的反映。（见《论文学是人学》）

一切被我们当作宝贵的遗产而继承下来的文学作品，其所以到今天还能为我们所喜爱，所珍视，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最基本的一点，却是因为其中浸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它们是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同上）

钱谷融先生考察了古今中外的大量文学史实，从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规律，即人道主义精神。而这人道主义精神正是通过对人、人的命运、人的个性和情感的描写表现出来的。所谓对人民的态度、对人民命运的关注和同情，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对待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所以不合理，要打倒、要推翻，就是因为它压迫、剥削劳动人民，不把劳动人民当作人。进步作家同情人民，站在人民一边，描写他们的痛苦，揭露社会的黑暗，控诉地主资产阶级的罪恶，这正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

无产阶级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实行革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目的是要把人民从非人的地位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得到正常而健康的发展，这不正是一种人道精神的表现吗？当然无产阶级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较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精神更彻底，更阔大，它要把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推及到解放全人类、彻底铲除一切妨碍人性的正常发展的不合理制度和黑暗的社会势力，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较之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的文学”“主观战斗精神”论“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融合”论更全面、系统，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一次被夭折的文学观念更新。

综观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关于人与文学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自“五四”以来到文革前，经历了“人的文学”——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文学是人学”——“文学的主体性”等四个大的阶段，或四个斗争回合。在这四个阶段或四个斗争回合中，斗争或争论的焦点是人道主义精神。凡赞成文学是人学的观点的人，都是肯定人道主义精神，认为它是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基本，因此不仅要把描写对象的人当作人来尊重，而且要把作家自己当作人来尊重。作家既不能把笔下的人物当傀儡，要忠实于真实的人性，也不能奴从生活，对生活采取冷漠的态度。作家自己也不能沉醉于客观精神——政治号召之中而失落自己，看不到文艺家自己和自己的精神力量。这就是文学主体性的历史足迹。

三、文学是写人的，人写的，写给人看的

刘再复同志的《论文学的主体性》是对中国现代和当代

文学史上关于人与文学的思考、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新时期文学的创作实践、理论上关于艺术规律、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的全面，系统反思的结果，是文学观念由封闭走向开放，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解放思想，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观念代替“阶级斗争为纲”观念，给人以主体性地位的文学理论变革。尽管在文艺理论界对这一理论命题有严重的原则分歧，文学的主体性的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还有这样那样的疏漏和不完善，但我们以为这一理论命题的总趋势和基本点是正确的，是符合文学的艺术规律的。文学应回复到自身，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的中心，这是文艺理论大趋势，是历史的要求。我们完全同意刘再复同志对自己为什么提出这一理论命题的一段论述。他说：“我们在文学理论中提出主体性的命题，决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历史的要求，是人类走到灿烂的今天，对整体文化中的文学部分必定要提出的要求。”是的，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不是个人主观随意的杜撰，它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但这种检验是一个历史的和社会的过程，不是少数人在短时间内凭借经验所作的裁决。因此，我们对文学的主体性理论命题的认识和评价，不应停留在仅仅是个人的一种新观点、新理论的角度，而应从文化发展，文学理论发展，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哲学深入理解的角度，参照中外近现代文化和文学的进步理论，给予应有的评价。如果说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马克思语），那么文学的根本就是文学自身。而文学自身是什么呢？文学自身就是人、人的个性、人的情感。文学是入学，是人的个性学、情感学。研究世界，研究文化，首先要研究人，研究人创造的一切。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和文化史，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因此西方哲人把人界定为符号的动物，把人的本质和

人性看作不断流动的劳作过程，这是不无道理的。文学是整体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通过对人的描写和把握，透视社会，进行审美评价，因此应该而且必须要以人为思维中心。

“五四”以来至粉碎“四人帮”，文艺研究偏重于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的研究，忽视或轻视对作家主体性地位的研究，至于读者和批评家的主体性几乎不在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内。因此，理论上存在严重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的要害是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忽视和轻视。不尊重人的独立的人格和意志，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现象：作家是某种政治的工具——作品中人物是作家的傀儡——读者是作品的消极接受者——批评家是作家作品的裁判官。作家、作品、读者和批评家都丧失了自我，变成几股道上跑的车，不是文艺活动链条的有机一环。其实作家写作品，读者、批评家读作品，评作品，三者是不可分的。主体性命题。吸收了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成果，把三者串成一个理论体系，即创作主体，对象主体，接受主体，给作家、作品中的人物、读者和批评家以主体性地位。这是对现成的文艺理论从框架到内容的革新，是对文学是人学的命题的一次质的飞跃。通过这种革新和飞跃，刘再复同志构筑起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和理论思维的逻辑：人是客观社会的主体，是能动的创造者，不是消极的受动者，更不是工具和奴隶。他有独立的人格、自主的意识，应该得到肯定和尊重。

文学是写人的。研究文学就要肯定文学的描写对象——作品中的人物的主体性，要求作家把笔下的人物当成独立的个性，视为不以作家意志为转移的，具有独立人格、意志、自主意识和自身价值的精神主体和实践主体，而不应把笔下的人物当作任意摆布的玩偶或随意捏造的橡皮泥。

文学是人写的。研究文学就要肯定作为作家这个人的主体性，也就是要肯定作家的独立的人格、自由意志和尊严，肯定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反对把作家当作政治工具，给作家以按自己的思维方式，取材方式和表现方式进行创作的自主和自由。

文学是写给人看的，陶冶人的性情的，读者（批评家）是文学作品的接受者。研究文学首先要肯定一般读者和批评家的主体性。对一般读者来说，就是通过阅读、欣赏文学作品，获得心灵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自觉本质，即人性的复归。换句话说，就是从艺术的审美欣赏中，使人获得享受和陶冶，从而使自己变成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对批评家来说，要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不奴从他人也不受役于他人，不丧失自我，不使自我和文学批评成为工具，自主而自由地展开对作品的批评。这样，他既要超越一般的欣赏者，同时要在理解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和特殊的表现方式的同时超越作家的意识范围，发现作家自己未曾意识到的作品的价值水平和潜藏意义，进行艺术的再创造，把文学批评从科学境界升华到艺术境界，使文学批评本身也成为一种艺术，从而使文学批评的审美判断性质得以复归。

作家，人物（作品）、读者和批评家三者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而且是辩证统一的。所谓辩证统一，是因为三个主体都统一于人，又因这三个主体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不同而互相制约着。作家的主体性是作品制作者，人物的塑造者，因此肯定人物的主体性，作家就要受制于人物的独立的人格和个性发展的逻辑；读者和批评家是作品的接受者，他要尊重作家的主体性和作品中人物的主体性，因此他不能随心所欲地超越作家作品，他的主体性必须在承认创作主体和对象主